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1959—1963 卷 六

夏 鼐 日 記

顧廷龍題



著名
商標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959—1963

卷 六

夏 乃 鼎 日 記

顧
廷
龍
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组
六月十二日(一)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牛北波传达传达院中昨天开会报告,关于整风反官僚,肃清封建特权,双革,及革命斗争,这使干部受很大鼓舞。下午陪黄居崑去山区医院看病。王所. 问德林时对于牛北波报告,黄居崑意见一致,问在家问 Monguirt, Archangly - SSSR 的英译本第3章

六月十四日(二)上午将牛北波报告图版审查完毕。下午尹达同志来所,与牛林王三同志一起谈的中计划及工作布置。又与黄居崑同志谈牛北波报告意见。尹达同志王仲珠同志亦一起谈。晚问问 Monguirt, Archangly - SSSR 的英译本第3章

六月十五(三) 晚问,若川带内奔奔出差返京。上午将牛北波报告稿子送达给黄居崑同志,王三同志修改意见。怕有犯忌会误以会出差错而致冒犯。下午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列宁主义,晚问自修俄语文件。

六月十六日(四) 上午校阅牛北波报告提要,准备译成外文。由二余字译成有数千字。下午伴黄居崑去山区医院针灸。问文史资料送样书材料。晚问赴人大的小礼堂观看京剧“小刀会”。

六月十七日(五) 上午计划:甚旧志来谈工作,顺便与他谈晋古政治史名所记。黄居崑月来,借之至常侍大夫看病进行中。下午为杜林同志校阅他寄来史古文化书“论”: 问第文史资料送样书第1-188。

六月十八(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仍是列宁主义。下午党团活动,今天没有活动。问罗列宁六种(列宁高尔基的著作的史古阶级政治,列宁高尔基政治等)共286页。晚问问最近一期红波,出去晚餐。

六月十九日(七) 上午学部第一座史古大会闭幕,前往参加。有刘斗奎同志报告学部要一年来工作,刘斗奎同志报告俗史运动报告。下午外组讨论,晚问在家,密问洋西报告批速稿子。

六月二十日(八) 上午赴修。日本画家代表团团员秋山光郎(原为日本文化财研究所)果所亭记,由刘斗奎陪同去。下午的中开会,对学部及所领导意见,为展阅反官僚运动。晚问着问牛北波人肯否发表稿子,原定于月来,即发表此稿。又谈反古整风反官僚运动及中俄合作古岩批工作材料等事。

12月4日(三)上午10时,赴日本艺术会议。地点在上野。今天仍小雨。至会议室,四座是日本文学艺术界,空中置国果六张,排列一排。主客双方对面而坐。由福岛第一司会。
 福永根市(Tomonaga Jimichiro)会长致欢迎词。谓六年前访中国时,一下机场,中国主人即引端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一向以相迎。今日亦以此语相迎。在中国看到中国文明及人民努力建设,大为感动。二国有关贸易,但尚有障碍,文明交流,我们互相了解的共同点是,又看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相契莫若以文学。最后能问诸国果的病,道祝早日恢复健康。江利团长致答词。盖介绍团员姓名时,福岛,尔后在席上艺术会议会长,有自然禅寺付会长吉田富二(Yoshida Tomigo)延言,本席会座(原座大司),八幡一郎(Miyawaki Ichiro)委员,河大清次(地味晴光),江上不二夫(第100号),村南(第100号),大井(第100号),平井(第100号),吉田(第100号),渡边武男(第100号),福岛(第100号),我外任外席。用国果列大相继续发言。渡边武男拿出二个日本艺术刊物交换的情况。渡边由付会长吉田富三致词,即作结束。时已10时40分。乘火车返东京。由总长著诚司招待,先在松本小坐。享致欢迎词,说本人大约十年前访问中国,曾与陈早日君在会中。日本插是中国艺术代表团。今日返京,非常高兴。你们有什么要求,却不妨提出。江利团长致答词。说由别人引导参观校舍,据云时1934年也表过的,是江利团长致词。正在修扩中。我们双方交换国果书,为艺术指定多步,约二万三千册,国果书藏书达二百万册。国果书有座位1100座位。又与江利团长,江利团长致词。我们参观了合供化子家住宅等。其中能型试验水池,有长8米。国果书为世界所少见。十二时,午餐是总长设宴招待,饭后,在大讲堂,为会议室。席位如下:

会后,关野到井二氏约到
 到孝女百有武家,送新几本
 书,约井以事告辞。研究室
 八幅。三上武男,南原武男,李
 武男到室,拍了两张
 照相。又与南原武男小
 与教友及日本籍几句
 话,关野介绍在席各位
 三时,出,至时,三上
 往东京市立博物馆,参观
 印度艺术展览,有新作
 博物馆 G. D. Khuller 及村南送印书,十时,有日本代表团成员佐藤达夫
 及其妻子西田守夫(东京大学,国果书),塔田村(大田武雄,中西武雄),三浦嘉助(国
 果书),以李武男,印度女干部,又上村武男日本艺术,下榻休息,喝茶。
 返东京。晚间,关野氏其的“迷失在人”,6-9时,因事故上台发言。
 其时关野氏大学,观,正值和歌会,关野氏,言不似关野,“中”晚二,关野氏三时
 返东京。

仁井田	须藤	川口	江上	南原	村南	吉田
三上	渡边	国果	依田	明藤	依田	依田
高橋	相原	相原	相原	相原	相原	相原
菅原	菅原	菅原	菅原	菅原	菅原	菅原
王守武	王守武	王守武	王守武	王守武	王守武	王守武
正野	正野	正野	正野	正野	正野	正野
佐藤	佐藤	佐藤	佐藤	佐藤	佐藤	佐藤
神山	神山	神山	神山	神山	神山	神山

手塚富雄(江利)
 宗侯誠也(江利)
 夏原
 村南和愛(江利)
 小野忍(江利)
 香村非
 佐藤武
 福岛武夫(江利)

定。松野行。曜时已十一时。

目录

卷六

1	1959 年
72	1960 年
143	1961 年
228	1962 年
304	1963 年

1959年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为阳历元旦(旧历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放假一天,在家中没有出门。上午颜伯诤同志来贺年,说连日为赶元旦献礼,工作常弄到午夜2时许始睡。午后陆步青甥及石兴邦同志来贺年。石同志前日始出差归来,略谈各地考古工作情况,据云刚才去尹达同志家贺年,知道他支气管炎病又发作了。又说各地文物工作者多想大掘古物放卫星,此风恐不可开。他们去后,我仍写《定陵发掘记》英文稿。

1月2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雪,今天变冷。秀君晨间发烧达39.5度,劝她到医院去诊视,不愿意去。我到所中,领导小组谈召开会议事,决定即发通知,日期定为本月19—31日,又定明日下午谈考古学体系问题。下班返家,炎儿已上学去,秀君昏迷不醒,后来清醒了一些,体温仍是39度,劝了好久,才答应去医院诊视,即打电话喊所中车子,送往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

挂了急诊,体温 38.2 度,检查结果说可能是泌尿系统感染,需要住院。因为病房已满,要到西什库第二附属医院去住,秀君不肯住院,只好勉强要她住下去,办手续毕返家已 6 时余矣。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说到 8 时余始去。

1 月 3 日 星期六

将《定陵发掘记》英文稿修改完毕,《中国建设》社派人来取,并谈选取照片事。地质所接待的德国专家 Schiller 来所,检定中国古玉及殷周釉陶。下午参加领导小组,座谈考古学体系问题。散会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等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新发现。返家后,偕炎儿到外边进餐,然后赴医院探视秀君。据云,打过 4 针,发烧已退,返家已 8 时半。煤炉发生了问题,抢救到 11 时余楷儿回来时还没有完全弄好,结果是半夜中那座蜂窝煤炉还是熄灭了。

1 月 4 日 星期日

晨起后,发现蜂窝煤炉已熄灭,即煤炭炉亦无生气,5 时余即起,弄到 7 时许火炉始旺,又去睡一觉。起来后,出去食豆浆、油条当早点。上午王明同志来谈。中午偕炎儿去东安市场进餐。楷儿上午去学校开会,下午始返,把蜂窝煤生起来,围着煤炉阅小说吴强《红日》。今晨报载,苏联于 2 号发射轨道宇宙火箭(昨天晚报已登载),此与古巴革命胜利,同为今年的好消息。晚间颜伯诤同志来闲谈。

1 月 5 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物局陈滋德同志来谈,接着所中开会,座谈对于苏联发射宇宙火箭的感想。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

1 月 6 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赴北医第二附属医院探视秀君的病,发烧已退清,但仍腰痛头晕,饮食减少,大小便不通畅,昨天透视,结果尚不知道,后天再去探视。

1 月 7 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安志敏同志所写的关于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发现。下午在家政治学习。晚间与颜闾同志偕往探视陶孟和副院长,以最近伤足,尚不能下床,谈一会儿即辞出。

1 月 8 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有海军司令部陈同志来谈,关于搜集海军博物馆资料事也。

1 月 9 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休息,至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探视秀君之疾。

1 月 10 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谈“新中国十年考古学的成就”的编写纲要事,决定明日上午在所中继续商谈。

1 月 11 日 星期日

今天虽为星期天,上午仍赴所参加学术小组讨论编“十年考古”的纲要事。下午赴医院探视秀君之病,并替她照相,因为她与同病房的人要求合照也。

1 月 12 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社送来《定陵发掘记》英文稿清稿,要我加以审查修正后即作为定稿。下午赴神武门楼上参观定陵展览,以便修改。晚间楷儿来,谓今日至医院,秀君要明天出院返家。

1 月 13 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人民画报社送来《定陵发掘记》稿子,不知是谁撰写的,为之修改后即退回去。下午至医院替秀君办理出院手续,即呼车返家。她仍未恢复健康,不但腰痛背痛,还加上时常头晕,走路都要人扶。

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大家商谈《十年考古》及《中国通史》的编写问题。下午在家修改《定陵发掘记》英文稿,《中国建设》社派人前来取去。

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伯洪同志交来《十年考古》殷周部分提纲。下午在家,今日以寒流过境,天气较冷。王仲殊同志来,打算将《十年考古》秦汉部分提纲交与我来做,看见我在家中狼狈之状,不敢说下去了。他回所告诉靳主任,靳主任托齐光秀同志来了解情况,齐同志答应代我找一临时保姆。我大概是着了凉,晚间有点发烧,虽只37.8度,提早入睡。

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杨根同志来谈关于冶金馆陈列事。文物出版社赵希敏同志携来《晋宁石寨山发掘报告》,希望我所替它加工。安志敏同志交来《十年考古》新石器时代部分提纲。阅后,连同王伯洪同志所写的,交与石兴邦同志。齐光秀同志说临时保姆已找到,让我带她到家中商谈一下。秀君的病仍没有起色。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英文提要(王俊铭同志所写的)。

1月17日 星期六

昨夜发烧达38.6度,今晨赴所,旋赴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怀疑可能是肺炎,透视照片后仍不能确定,取药后去打青霉素,先作反应试验,打针后返家已下午1时许。今天起临时保姆每天来两小时,收拾房间及生煤炉等。下午发烧虽退,晚间仍稍有发烧,胃病作痛。

1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休息。原定今天开编写《十年考古》座谈会的预备会,因尚未到齐,改为明日上午开。我上午又赴北京医院,取了一些药。

1 月 19 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编写《十年考古》座谈会各省市代表多已到,遂开预备会。下午正式开会,由我主持,分别由尹达同志、王书庄副局长及陈滋德处长讲话,末了又请裴文中同志讲话。散会后,我即在外边吃晚餐并购物。返家时,见若渊嫀以出差经北京,仍宿自家,晚餐他自己去招待所食堂进食。秀君于晚间 8 时许昏厥过去,9 时余吐了一些白痰后醒过来,忽大笑大喊,我与若渊将她拖住,楼下新搬来的李所长夫妇上来问什么事,并代打电话,叫他所中医务员来打了一针安眠针,过一会儿稍镇静,但胡说一气,一直讲到 11 时许始倦极入睡。睡醒后始神志清醒,仅觉疲倦,晚间昏厥后之事一概记不起来,说若渊在那里看报,她因为不舒服便坐着入睡了,还说我们故意编造她的昏厥后情况,以便再送她进医院,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

1 月 20 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看病,仍未能决定病情,抽血作血沉试验,白天没发烧,但晚间仍有发烧。秀君今天较昨日好,晚间又似要发作,语无伦次,吃了两粒 Atraxin 后,始稍清醒。

1 月 21 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今日座谈会继续报告各省市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由山西郭勇同志及南博尹焕章同志分别作报告。下午陪秀君赴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晚间又发作,闹了两小时许始稍清醒。收到暄儿来信,年底想返京一次,即写回信给他。

1 月 22 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座谈会由甘肃省吴怡如同志报告情况。我于 10 时许离所赴北京医院,病情仍未能决定,预定过了一星期再来。若渊今晨赴哈尔滨。我下午在家。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购买外文书籍事。颜伯诤同志来,谈家眷将来京及在古脊所的情况。晚间秀君又在半昏迷状态中。

1月23日 星期五

晨间同乡舒文华由吉林来,携来锦千甥的来信及五十生日礼物。上午赴所,座谈会有广东省梁明燊同志及北京市苏天钧同志报告。返家午餐后,林泽敏及王仲殊二同志来探问秀君之病,时秀君又在半昏迷情况,吃了两片 Atraxin,下午稍佳。据云,晨间王明太太曾来过。晚间颜伯诤同志又来,送来 Luminal[鲁米那]为秀君治疾也。审阅王俊铭同志的译稿。

1月24日 星期六

秀君晨间即不舒服,不肯起床及洗脸。我赴所,将译稿退还给王俊铭同志。参加座谈会,湖南省高至喜同志报告。因为秀君患病,家中今晨无人,正炎也到学校大扫除去了,乃提前返家,秀君仍在半昏迷状态中。扶她到客厅中,吃了两片 Atraxin。下午稍佳,蒋妈来打扫房间,我到东安市场购物,并为秀君购药。到古脊椎所与颜伯诤同志商谈用药事,返家已傍晚,秀君又入半昏迷状态,给她两片 Atraxin 及一片 Miltown,后来才知道这二者都是 Meproamate[氨基甲酸酯镇静药],乃是一药二商品名。阅毕吴强《红日》(1—532页)。

1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仍是开座谈会,我上午和下午都参加。上午返家时,步青甥正来探视秀君之病,暄儿亦在家,系昨夜返京,可能调往东北沈阳。晚间秀君又昏厥过去,弄了二个小时始稍清醒,暄儿返机关中去,约定明日再来。

1月26日 星期一

今日又开了一天的会,我上午和下午都参加,下午并由尹达同志致闭幕辞。正暄儿下午返家,晚间即宿家中。

1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及本所一些同志,前往定陵参观。我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学术小组会,讨论写作《十年考古》的具体计划。中午在吉士林进餐,遇到张珩、傅忠谟同志。返家,因为炎儿上午出去玩了,家中无人,秀君生气,我返

家时即有些神志不清,不久便昏厥过去,暄儿来时已完全人事不省,弄了两个小时始清醒。写了几封信。

1 月 28 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编写《十年考古》的所中研究人员座谈会。下午在家政治学习并写了几封信。暄儿今天整天在家,因为后天他便离京。

1 月 29 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今天无会,赴北京医院挂号,明天门诊,顺便去书店购书,及至市场购物。返家,因为暄儿明天便要离京,秀君今天精神不痛快,午间即神志不清。晚间素琴同事应君由赤峰来,带着小炎去看电视。颜伯诤同志偕其妹来诊视秀君之病,秀君整半天都在神志不清中,她在入睡前还念念正暄、正楷回来没有(正楷今天最后一天大考,归家很晚)。

1 月 30 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各工作队汇报工作情况。今晨是马得志同志报告大明宫发掘,我因昨天已预约好,赴北京医院诊视,据云右肺中叶不张,原因不详,只给 Vitamin [维生素]B 及 C,两三星期后再来复查。返家,暄儿来,谓改期于春节后离京,已办好退票手续,秀君今天精神稍佳,由正暄拍电报,约素琴儿来京过春节。

1 月 31 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赵学谦及黄展岳二同志分别汇报宝鸡及西安阎庄发掘情况。午后在家,秀君又神志不清,服药片后始稍清醒。傍晚正暄来家,步青甥来,以赴沙滩附近一友人之婚礼也。下午接素琴儿回电,2 日上午 10 时可抵京。晚间若渊婿来,由哈市返京,住在内蒙古招待所。暄儿晚宿家中。

2 月

2 月 1 日 星期日

今日全文发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赫鲁晓夫报告。傍晚我赴东安市

场购物,即在其处用膳,返家已7时许。秀君又昏厥,昏迷不醒,暄儿和若渊在家,束手无策,6时许发作,到9时许始醒,但神志仍不清。暄儿和若渊二人扶秀君上床后,便各自回去睡觉。秀君弄到11时始睡,2时半便又醒了,吃了一个面包,后来神志稍清醒,但我已被扰得疲倦不堪。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继续各队汇报工作。近午时家中打电话来,谓铮儿已抵家中,今天是若渊和炎儿到前门车站去接的。我回家后,见到铮儿和建中、建钢,带他们到萃华楼午餐。我午睡后又去所中听汇报。晚间审阅徐州一带出土画像石图录稿子,黄展岳同志来谈。晚间暄儿亦来家。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原子物理所调来做 C^{14} 实验的二位同志来所报到,与他们谈工作布置。又去听黄文弼同志汇报新疆工作情况。下午在家,阅 Venezia [威尼斯] 1954年中国艺展目录,傍晚暄儿来家。

2月4日 星期三

今年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五十岁的生日。上午赴所,下午在家。晚间吃面,为我祝寿也。晚间去颜伯诤同志处,约之后天晚餐。

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接家中电话,谓雅琴侄女已来家中。午间返家,已六七年未见面,几不认识,由铮儿偕之出外午饭。午后,杨根同志偕第一机械工业部韩丙吉同志来谈研究冶金史问题。颜伯诤同志携来贾兰坡同志文稿的英文提要,连文法都有大错,为之修改一过。

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小组讨论《十年考古》编写提纲。科学出版社送来埃米尔教授的《埃及考古学》中译本校样。下午在家。傍晚去照相。旋赴萃华楼晚膳,除自家7

人之外,有正中侄夫妇、雅琴侄女、步青甥,以及颜伯诤同志,至 10 时始散。鱼翅席一桌,计 47 元,连烟酒等共为 57 元余。返家后,秀君又昏厥,至 12 时许始睡。

2 月 7 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谈“中国原始社会史”提纲问题,涉及传说时代,徐旭老忽与尹达同志抬杠起来。下午牛副所长传达全国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中李富春同志的报告。晚间除夕分岁酒,铮儿夫妇及暄儿皆参加,不知明年能如此之盛否?雅琴侄女亦住自家而参加。夜间食芋头。

2 月 8 日 星期日

今日是阴历己亥年元旦。上午赴温平同志家贺年,因为他今天中午即出差离京赴粤,顺便谈保姆问题,今日上工,并约同一起去访王载紘同志。返家,至施汝为同志处贺年,王明同志来自家贺年。据家人说,有两位考古所同志来过,似为刘观民、黄展岳二同志。11 时余温平同志来,偕至右安门访王载紘同志,即在其家午饭。午后返家,安志敏同志来贺年。暄儿中午在志清家吃饺子,下午来家。若渊、雅琴、正炎下午去游故宫。步青甥来贺年,即留之晚餐。

2 月 9 日 星期一

晨间郭子衡、裴文中、王天木、苏秉琦、王载紘同志来贺年,正中侄夫妇携二个小孩贺年。午间至王天木同志家,与王、苏二同志偕往胡厚宣、郭子衡、裴文中、张葱玉各家贺年,返家已 5 时许。步青甥与雅琴侄女上午赴西郊逛动物园,已返自家,遂连同正中夫妇一起,留在自家吃新年酒,并为暄儿饯行,今晚 8 时即动身赴沈阳也。秀君临睡又神态昏迷,真是麻烦。(下午王仲殊、石兴邦二同志来贺年,未遇。)

2 月 10 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靳尚谦二同志来贺年,遂偕往西直门宿舍徐旭老及苏秉琦同志处贺年,又至东厂胡同宿舍黄文弼、贾兰坡、饶惠元同志处贺年。下午铮儿夫妇离京返内蒙,楷儿及雅琴侄女去送行。张葱玉、顾铁符二同志来贺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贺年,颜太太昨天刚由成都来京。(上午叶蒸同志来贺年。)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王府大街购药。阅毕 *The Arts of the Ming Dynasty* [《明代的艺术》] (pp. 1—57)。傍晚赴楼下李所长家贺年,始悉其以肺炎入医院未返家。晚间至王明、颜伯诤二同志处贺年。

2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雅琴侄女离京返家,系7时45分班车,楷儿送之上车。保姆段华前天以感冒休息二天,今天再来上工。上午赴所与牛兆勋、靳尚谦二同志谈所中最近工作安排,以1958年总结、1959年工作、今后学术任务和水平三点为主。下午在家,阅 *Exhibition of China Art at Venice* [威尼斯中国艺术展览]的目录。晚间颜伯诤夫妻来,开始为秀君注射肝膏剂(1)。

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周永珍同志来谈《考古》今年第3期稿子事,赴王府井取照片。下午在家。晚间颜伯诤夫妇来,为秀君作肝膏剂注射(2)。临睡前,秀君又神志不清。

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讨论1958年基本总结及1959年工作任务。赴北京医院诊治,X光透视,说右肺已恢复平常。至东安市场购物。傍晚秀君又入昏迷状态。晚间颜大夫太太来,只好暂停打针。

2月15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在家阅最近一期《古物学》。下午步青甥偕女同事(美禄鞋店老板的女儿)来,因为是同乡,与秀君谈笑颇欢畅。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又为秀君打针了(3)。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陈淮同志由武汉返京,与牛所长及王书庄副局长、陈处长汇报长江队工作。下午在家,王明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我为《考古》审阅稿子(答孙作

云的一文)。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4)。

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各工作队汇报今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因为保姆今天病了未来,楷、炎二儿都上学了,本来想下午继续赴所听各队汇报,只好自己请假在家伺候病人。晚间陈淮同志夫妇来,颜伯诤同志夫妇来打针(5)。

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各队谈提高业务水平及思想水平,牛兆勋同志给他们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在家审阅《历代石刻》第一集的稿本,黄文弼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疾。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6)。

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各队负责人谈与所方联系及组织问题,各队人事安排问题。工程兵团为筹备军事博物院,派陈果毅同志来接洽关于防备工事及城墙问题。下午郭子衡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我赴人民市场购物,并赴邮局提取包裹,乃若渊婿的父亲寄来红枣及龙眼各2斤。晚间颜伯诤太太来为秀君打针(7)。写了两封信。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北大考古专业派人前来接洽协作事,主要是实习基地问题。下午在家,为图书室选择西文书籍,赴王府井购药。晚间颜太太又来为秀君打肝膏剂注射液(8),已打完10cc的一瓶,这两三天稍有起色,没有发生昏迷或神志不清现象,但每隔4小时即服用镇定剂,并且晚间仍须服安眠药(鲁米那)始能入睡。

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并提意见(答孙作云一文),写信与作者商榷紧缩一下。又写了几封信。历史博物馆韩寿萱馆长等来,商谈协助布置新馆事,昨天下午即来过,要我所大力协助。下午在家写信。傍晚颜太太来为秀君

注射黄体酮,我外出购物。

2月22日 星期日

阅最近一期《古物学》(1958.12)。下午刘致平同志来说,才知道他的太太去年曾大病几殆,现在仍在休养中,刘同志入建筑科学研究院后,似情绪较在清华为佳。闻刘敦桢教授现正在印度考察参观。我和刘致平同志一同往访颜伯诤同志夫妇,适以外出未遇,晚间颜同志夫妇来替秀君注射肝膏剂(9),已是第二瓶。

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写信给瑞荣(老大房二兄之子),已十年未见面矣。晚间黄展岳、赵学谦二同志来谈。

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下午微雪。傍晚颜太太与其小女来,为秀君注射肝膏剂(10)。

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学术秘书组开谈心会,我亦参加。昨晚下雪,今日更大。晚间上街购物,跌了一跤。阅 Walker, *A Catalogue of Arab-Byzantine and Post-Reform Umayyad Coins* [倭尔克:《阿拉伯-拜占庭和倭马亚王朝改革后钱币的目录》]。闻温平同志已返京,去访未遇。

2月26日 星期四

今日雪霁。上午赴所,接到英国的《国际人名录》的来信,附来1958年出版的小传,我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原文如下: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58. [《世界名人录》,1958]
(Published by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56, Bloomsbury Street,
London, W. C. 1. England)[欧洲有限出版公司出版,英国伦敦布卢姆斯伯